

株洲面孔

柯先钰， 琴键上的人生

罗玉珍 郭亮

最近，由市文联主办、市音乐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梦回故乡”株洲学子音乐会在神农大剧院举行。13位株洲籍年轻人用动听的音乐，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

在台下数百名观众中，76岁的柯先钰并不打眼，当青年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武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郭翔上台演奏时，老人的神色忽然亮了起来，继而闭上眼睛，沉浸在舒缓的旋律里——这旋律于他而言再熟悉不过，台上的青年钢琴家还是孩童时，便在他的琴房里无数次弹奏，只不过，那时的旋律还没有如今这般娴熟……

事实上，包括郭翔在内，今日上台演奏的13位株洲籍青年音乐人，有4位是柯先钰的弟子，这场“梦回故乡”株洲学子音乐会与莫说是展示株洲籍音乐人的风采，不如说是柯先钰部分事业有成的学生们的汇报演出。



柯先钰
漫画/左敏

结缘钢琴

手指在黑白键上来回跳跃，或激昂或舒缓的旋律自共鸣箱里倾泻而出，窗外是初秋瑟瑟的凉意，76岁的柯先钰以这样的方式欢迎我们的到访。

时间倒回到60多年前，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柯先钰正是青春年华的年纪，弄堂里有户人家，每晚睡前总会响起悦耳的钢琴旋律，放学回家的柯先钰正好赶上，听得入了神，好奇起来，这么好听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呢？便缠着让父母在家门口的少年宫报了名，从最简单的音阶练习开始，三、两

个月过去，竟也能磕磕碰碰地弹出几首曲子。说也奇怪，原本跳脱的少年那练起琴来竟换了个人似的，安静得不得了，父母乐得清闲，便一直学了下去。

弹琴投机的巧，天赋之外，就是刻苦练习，即便现在，柯先钰也不认为自己在钢琴方面有多高的天赋，从少年宫“调调学步”开始，到考上武汉音乐学院附中，再到后升上五年制的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陈婉娟教授，其间付出过多少努力，只有他自己知道。

扎根株洲

1968年，21岁的柯先钰本科毕业，分配到株洲市歌舞团（现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工作。

那时的株洲市歌舞团在省内外演艺界颇有名气，尽管条件简陋，经费有限，还是能演一大批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节目，譬如由花鼓戏改编的《两个党员》，郭沫若编写的《蔡文姬》，以及《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著名大型歌剧，钢琴伴奏自然由科班出身的柯先钰担任，日后著名音乐家乔羽盛赞株洲是“音乐之城，歌剧之乡”，未曾没有柯先钰的一份功劳。

当然，背井离乡的不适也有，非仅因风景差异，彼时的株洲到底不比九省通衢的大城市武汉，钢琴少，会弹钢琴的人更少，琴技上的切磋提升自然也就与人言，也不是没有更好的去处，但歌舞团领导、同事们一团和气的融洽氛围又让他益于摆脱思乡的心绪，再后来成家立业，方方面面的牵扯更多，就

更加走不开了。

这情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好转，国内突然刮起了一阵钢琴热，连续出版了好些本钢琴乐谱，株洲也多了好些要学钢琴的孩子，科班出身的柯先钰自然成了香饽饽，最开始是朋友、同事的小孩要跟着学琴，拗不过，便让着，消息传出去，更多的学生家长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更有从外省坐火车过来专程拜师学艺的，这可让柯先钰有些为难，当时的他是株洲市歌舞团副团长，既要搞业务，又要搞管理，本职工作已经让他焦头烂额，那里有空闲时间来带学生？

好在曹迅先生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彼时的株洲到底不比九省通衢的大城市武汉，钢琴少，会弹钢琴的人更少，琴技上的切磋提升自然也就与人言，也不是没有更好的去处，但歌舞团领导、同事们一团和气的融洽氛围又让他益于摆脱思乡的心绪，再后来成家立业，方方面面的牵扯更多，就

发挥余热

2007年，年届六十的柯先钰自株洲市歌舞团副团长任上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他所钟爱的钢琴教学工作。

教学的程式大同小异，简单的音阶练习之后是乐理知识的讲解，而后是节奏感的练习，再是从易而难的旋律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规定的练习必须完成，小孩子心性野，记不得那么多，弹不出来或者弹错了，自动伸出掌心，小木槌毫不客气地落在手板上，生活平平凡凡的柯先钰在教学过程中突然就变了“恶”了，至今网上还有他曾经的学生吐槽“好恶”的柯老师，但又特别感谢柯老师的严厉，不然

自己也不会有如是成就……

自2011年开始，株洲市相关部门隔三年会举办一次“梦回故乡”株洲学子音乐会，邀约一批从株洲走出去的青年音乐人回故乡演出，柯先钰总会坐在前排，完整地欣赏整场音乐会，台上演奏的青年音乐人，半数都曾在他手下学习过，每每此时，柯先钰都会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成长起来，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就，也算是不枉此生！

采访结束，柯先钰起身送我们出门，步下楼梯没多久，又听到悦耳的旋律在头顶响起，想来，这会儿，他又该端坐在钢琴前，陶醉在黑白键奏响的旋律之中了。

投稿邮箱：
273323849@qq.com

地名文化

陶侃与古岳峰白壁桥

凡夫

东晋名将陶侃戎马一生，屯兵广州时，每天晨起从室内举一百口砖至室外，日暮又将砖举回室内，天天坚持，成为习惯。

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陶侃健身习武之法，全官兵效仿，军队开拔到湖南衡山以北古岳峰（今属株洲县）时，陶侃见这里山峦起伏，树木繁茂，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决定在此屯军休整。

当时，江西人笑湖南人住泥巴屋，陶侃来到这里无砖可举，士兵也觉得少了一个健身项目，感觉不太习惯。

一日，一个士兵搬来一块白石至演武场，举石过头，来回百米走动，吸引了帐内的陶侃。陶侃走出帐，问在何处捡来这块白石，士兵便如实说了。

于是陶侃吩咐属下去找，结果发现山下尽是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白石，陶侃命令士兵：“造二十斤以上者，搬至演武场。”不到三日，士兵搬来的白石在演武场堆砌成堆，白石堆犹如白壁一般洁白无暇，光彩夺目，陶侃在这里仍像往常一样，晨举白石于帐外，晚又举回帐内，士兵在刀枪剑戟之外，也举石在演武场上走动、奔跑。

一日傍晚，陶侃来到川中溪边，沿溪而走，走到一座木桥旁，见这木桥桥中并字型立木支起，三块木板连接东西两岸，大桥年久失修，桥身中露出腐朽的窟窿。

陶侃转身继续往前走，行不到百米，只听得“哐”的一声，陶侃回身一看，发现一壮汉倒在桥上，一手紧扣桥板才没有掉下溪去。壮汉一手扶住一只装满稻谷的箩，口里连呼“呵呀，呵呀”，眼睛盯着溪中的另一只空箩，眼见侧入溪中金黄的稻谷，

渐渐被溪水冲散。

陶侃急步走到桥上，先俯壮汉把谷箩移到桥板中间，再扶壮汉，问道：“壮汉跌着哪里吧？”壮汉没有答话，低头看裤子被桥板断面撕开了一缝，血流出来，显出一道紫红色的伤痕，好在没流出血来。

陶侃与壮汉交谈中得知，这壮年男子，家有父母双亲加一个80多岁的奶奶，未成年儿女4个，正闹着没米，好不容易借了一石谷子度荒，不料桥断谷倒，他哀声叹气，显出十分悲苦的神态，陶侃便把他一箩谷子移到岸边。

壮汉子下到溪中，捞起掉下的谷箩扁担，上岸把剩下的一箩谷分成两个半箩，担起空箩，敲着腿，一步一步地挪着往家赶。陶侃望着壮汉消失的背影，又回头细细查看断桥，回到军营之内，还在回味之前的情景。

第二天晨起，陶侃从帐内举石至桥边，回转身集合队伍，向士兵说：“烦请各位壮士，举石垒放木桥边，有能砌者，自动垒砌桥墩。”

士兵听后，个个响应。一时间，围绕溪水的，修整溪岸的，敲打石头的，堆砌码石的，举石往来的，人声鼎沸，好不热闹。不到5日，3个桥墩砌而成，陶侃造的白石桥，桥墩虽如白壁，三墩三孔，长10米，宽0.8米。

白石桥建好后，来来去去之行人、车马于桥上通过，十分方便。当地人念陶侃善举，纪其功德，又因白石桥墩犹如白玉，冠以“白壁桥”美称，始自晋元康七年。

虽然陶侃建造的白壁古桥，已于1972年被改建为公路桥，但是白壁桥这个同名地名的地名将永远沿用下去，陶侃建白壁桥的故事也将与这个地名永存。

民俗风情

醴陵东乡立庙趣闻

姚云飞

醴陵东乡白兔潭、南桥、富里一带位于湘东赣西的结合部，自古以来就是烟花鞭炮的重要产区，地方经济较为发达。境内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在这里留下一个缺口，正是东西交通的要冲，也是各种宗教传播的必经之道，加上周围山岚氤氲，景色秀美，各种寺庙便次第林立。这说寺庙的习俗也就渐渐成熟起来，形成一些约定的程式。

今天的人自然不会相信这晋朝或者唐宋的有什么灵验的，但回忆旧时代那些乡俗文化还是有趣的，也是一种消失的乡愁与记忆。

当地建庙之初，大抵总是相帮的几个人在一块议论，因某位老等灵验，应当给他立一座庙宇了，或者是老等子传说这里曾有一座庙，后来被拆除或者朽败了，现在政策允许，经济也允许，就想重修起来。

庙宇建成之后，顶要紧的是做好一场酒席，到做酒席前的最后一天为止，这段时间加入的投资人就叫做首善，实际上就是牵头人，牵头人要推选代表，组成理事会，最终确定整个建庙及相关开支的数目，然后决定每人认缴的数额，牵头的对等庙的理事有发言权，另有一种万年碑，上面用文字记载建庙的年月日，建庙的年份和以后每年举行聚会的年月日，整个格式是一张请柬，背面刻着首善的姓名和认缴的编号。

等庙刚刚建成，竣工时做的那场盛大的酒席实际上已经是由新成立的理事会来操办了，目的就是要收受一点礼金，以备长期维护和供奉，所以这酒席必定做得极为盛大，建庙的范围也必定很宽广，这建庙的理事会成员照例是很能言善辩：“这酒一定要去喝，贵府这地方还是属于那个老等善德的嘛，很灵验的呢，能够治病保平安噢！”

倘若那个牵头人不会相信，非要盘问显灵的事例，这理事便将话头引向家中年纪较大的老人，“不兴这样子讲的，不兴这样子讲噢，谁没有一个三病两痛的，即便不相信，也不要欺负老等噢，人家请帖送到你屋来了，酒总是要去喝才好。”

这老人就赶紧骂着不懂事的年轻仔子，一边应承下来：“到时候肯定会去喝老等的喜酒的花，谁没有个三病两痛的，那是自然，三天三夜的戏，醴陵城里的班子。”

做酒当然只有中午一顿，席面也是正宗的斋菜，一点之上，没有半点油腥，花费自然有限，即便是流水席，也用不了几个钱，倒是这花鼓戏很不便宜，戏台是在建庙的时候就一起建好了的，就在寺庙大门的对面，所以这看戏的最好位置就相当于寺

庙祭祀的老等坐满了，每天的戏文开唱之前，戏班子照例要祭拜老等，等着看戏的信徒自然也要跟着祭拜一番，想着这是沾着老等的光彩，随手捐几个功德钱也就是再正等不过的了。

整个活动真正的高潮在第二天黄昏，叫做老等“招兵”，一个老等要显圣，总需要几个兵丁跑腿，如是，理事会借看戏班子的班底、鼓乐和人马，在第二天黄昏的时候，开始为老等招兵。在庙里的祭拜完毕之后，为首的大人提一面脸盆大小的铜锣走头，其他人举着五色旗彩旗在后面，戏班的吹鼓手殿后，整个队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往东而去，这目的地的确定就再也没有一丁了。

离河水较近的，大抵会选择一处河滩，离山岭近的就找到一处荒凉的山岩，等引路的人估摸着合适，就站岗不动了，然后是一番祭拜，锣鼓齐鸣，铜锣找着话音的小动物，翻开一块石头，抓到的或者是一条箭蛙、一条小蛇，或者几只飞蛾、一只青蛙，然后装进木桶里。一番跪拜祭祀，这小东西就成了这位老等的兵丁了，然后吹吹打打迎回等庙，在某一个角落放生。典型的故事就是某一家老等突然患病，时好时坏，久治不愈，突然一天就记起已经两年没有来庙里祭拜了，如是特意派了媳妇来请罪。

这招兵的故事程序很是复杂，理事们操作起来也很是恭敬，除了在寺庙新建的时候进行，偶尔在老等香火鼎盛的时候，也要举行一次，据说这能增加老等的威力，带动香火鼎盛起来。整个活动看似做戏，但难以理解的是领头到达那个地方的那块石头底下，还真的有一条小蛇或者一只青蛙，而且一动不动等着被抓，等到放生的时候，也就在众人的眼光中蹦蹦跳跳的某一个角落，仿佛真的有了几分灵性。

庙宇是年岁越久越香火越旺盛，香火旺盛了，才有财力增加建筑，装修菩萨，庙宇越成规模，信奉的人就越多，老等庙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就不必为弄弄虚名了，新建的等庙却不是那么容易，最初的几年，到庙里来上香布施的人不多，这老等就要放下架子，自己走出来聚敛人气，这个习俗叫做“走香”，也叫做“游耍”。

出面组织“走香”的自然又是理事会的几个人，时间不外乎过年或者这位老等的生辰两个时间。为首的要办一顶木头的轿子，将寺庙供奉的老等安放在木轿之中，前后两人抬着，再找几个人整点锣鼓响，这晋朝就成风八面的开始游耍了，晋朝游耍到那一家，那一家都是要接待的，接待的礼数可以简单一些，发三根线香，奉上一份功德，也可以正式一点，请老等落轿，准备牙益斋饭、鲜花水果，正式接受跪拜，当然同样也有不菲的布施。

倘若年成较好，寺庙接受的功德多了，便可以买入山岭、田地，然后再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收租取利，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经济实体，当然，那都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了。

